



60年一遇！今年立春不一般



周卫星/摄

2月4日立春，万物复苏，生机渐显，一年四季，自此开始。

立春，又名正月节、岁节、改岁、岁旦、打春等，为二十四节气之首。当太阳到达黄经315°时为立春，于每年公历2月3—5日交节。立，是“开始”之意；春，代表着温暖、生长。立春乃万物起始、一切更生之义也，意味着新的一个轮回已开启。

中国古人对“立春”非常重视，一直把它当成节日来过。“立春”一词，早在三千年前的周朝就已出现。据《礼记》记载，周朝时，每逢“立春”，周天子亲率公卿、诸侯、士大夫，在东郊举行迎春大典，然后赏赐群臣并施惠于民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如此描述立春节气：“立，建始也。五行之气往者过来者续于此。而春木之气始至，故谓之立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天地阴阳之气的继往开来由立春开始，春木之气，也就是消融冰冻、催生万物的阳气，由此开始主宰天地。这便是立春的力量，这便是春天的本质。

据《河南卫视》

为何说今年立春不一般？

今年的立春之所以被称为“60年一遇”，是因为多个难得的节气特征恰好在这天交汇，这种情况确实颇为少见。

今年立春在2月4日，农历腊月十七，而且交节时间在凌晨4点多，属于老辈人说的“早立春”。按农谚说法“早立春，暖烘烘”，早立春意味着阳气生发更早、更旺盛，后续气温回升更快，利于农作物复苏，也能让我们更早感受到春的暖意。

2026年立春恰好卡在“蛇尾马头”的关键节点上。往年立春多在年后，今年偏偏赶在腊月十七，妥妥的“春在前，年在后”。这意味着咱们在备年货、盼过年的同时，就接住第一波春气啦！

老辈人说“立春大于年”，尤其是这种“蛇尾马头春”（蛇年收尾、马年开篇）。蛇主静，马主动，蛇年的最后一段时光，是一冬能量的沉淀积蓄；马年的开篇，则是春天活力的破土迸发。这种一静一动的自然过渡，让天地间的阳气生发更有层次，不易出现忽冷忽热的极端天气，也是这场立春独有的福气加持。

2月4日立春日，正好是“数九寒天”中六九的第一天。六九首日立春，意味着地气升腾加快，春天的脚步更稳，再过不久，河边的柳树就会抽芽吐绿，寒意彻底褪去。老人常说：“春打六九头，一年好奔头。”这样的节气预示今年气候相对顺利，对农业和家庭生活都有利，也让人体在平稳的温差中慢慢适应春阳。2026年2月4日的这场立春，正是蛇年双春年的“收尾春”。老辈人素有“双春年里喜事多”的说法，婚嫁、乔迁、创业都格外顺遂，这场收尾春又遇上蛇尾马头春，相当于“福叠福”，堪称难得一遇的好年景。

这不是马年春，仍是蛇年春

需要注意的是，关于2026年2月4日的立春，是蛇年春还是马年春是有分歧的。生肖划分，民间有“元旦说”“立春说”“春节说”三种常见观点。不过根据国家标准《农历的编算和颁行》(GB/T 33661—2017)，生肖需对应干支纪年，切换节点为春节。

说到“立春之城”，不能不提河南商丘。商丘被誉为“立春之城”，既是二十四节气的重要起源地，更兼具科学依据与千年文化底蕴。它地处北纬34°黄金纬度带，地势开阔，古代便是圭表测影、校准农时的绝佳选址，契合立春物候特点。从历史渊源来看，帝喾在此“序三辰”奠定历法萌芽，阏伯于火神台观星授时，西汉商丘人董遂更参与修订《太初历》，推动二十四节气正式纳入国家历法。

“商丘”之名本身就是天文观测的活态符号，意为“观测商星的高地”。作为殷商之源，这座古城从节气萌芽到定型的每一个关键阶段都留下深刻印记，立春文化早已融入城市血脉。

迎春是立春的重要活动之一。据文献记载，周朝迎接“立春”的仪式大致为：立春前三日，天子开始斋戒，到了立春日，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，到东方八里之郊迎春，祈求丰收。宋代的《梦粱录》中记载：“立春日，宰臣以下，入朝称贺。”到了清代，迎春仪式更演变为社会瞩目、全民参与的重要民俗活动。据《燕京岁时记》中记载：“立春先一日，顺天府官员，在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。”

立春是四季交替的关键节点，阳气生发、寒气未消，此时养生讲究“顺时而为”，贴合春气生发的规律，重点护肝、防春困、防倒春寒，为一整年的健康打下基础，尤其今年是早立春，养生更要讲究方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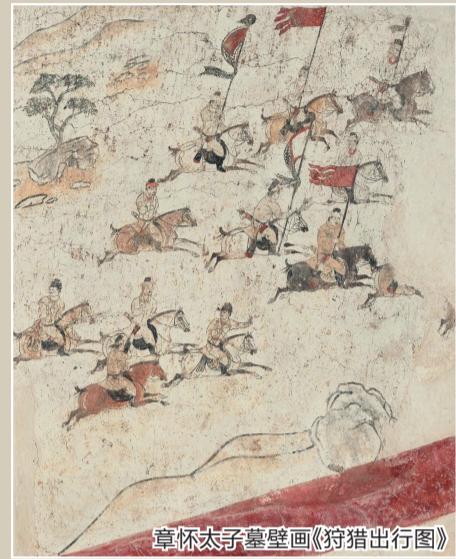
立春虽暖，但仍有倒春寒，切勿急于减衣，遵循“春捂秋冻”的原则。立春养生，不仅要养身，更要养心，保持心胸开阔、心境愉悦，避免暴怒和忧郁，可以多到户外走走，感受春的生机，呼吸新鲜空气，舒缓情绪，让身心与春气同频共振。

唐人爱马的生动呈现

在陕西历史博物馆“唐代壁画珍品展”的展厅内，数幅出自唐代的墓葬壁画，静静诉说千年前一个马背上的时代。

一

初唐淮安王李寿墓墓道东壁的《骑马出行图》，42匹青、灰、白、红、褐各色交织的骏马昂首阔步，马上骑士手持四旒红旗，相互顾盼，一派王公贵胄仗仪出行的煊赫气象；盛唐章怀太子李贤墓道西壁的《马球图》，20余骑驰骋挥杖，青山古树为幕，马蹄翻飞间尽显“神骏追风”的活力……这些定格在墙壁上的身影，不仅是唐代绘画艺术的瑰宝，更是一扇窥见唐人生活脉搏的窗口。



章怀太子墓壁画《狩猎出行图》

鞍马风流，尽显日常出行的威仪与便捷。李寿墓壁画《备马侍从图》中，最引人瞩目的是画面中部一匹形高大的白马，鞍鞯齐全，马镫垂落，胡人控马者肃立一旁，六名侍从分别持伞、执扇、携弓，严谨的仪仗规制透露出初唐贵族出行前的庄重准备。杜甫在《丽人行》中描绘杨氏姐妹春游：“背后何所见？珠压腰极稳称身。”鞍马的光彩与丽人的华服相映成趣，勾勒出唐代上层社会出行时人马一体、风流倜傥的画卷。即便在边塞，马也承载着寻常人的生计与思念，正如岑参所写：“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凭君传语报平安。”

二

铁骑踏阵，是军事征伐的倚仗与雄魂。墓葬壁画中，骑士身侧佩带的插满箭簇的“胡禄”（箭囊），马匹身上配备的“六鞘”（马具），皆指向其军事用途。章怀太子墓的《狩猎出行图》，虽以娱乐为表，实则可视为军事训练的延伸。唐代府兵制下，军人需自备马匹与器械，马匹的优劣直接关乎战斗力。唐太宗李世民钟爱的“六骏”，便是其南征北战、奠定基业的见证。王维在《观猎》中写道：“风劲角弓鸣，将军猎渭城。草枯鹰眼疾，雪尽马蹄轻。”狩猎与征战，在唐人精神中常相通互喻，那马蹄踏雪的轻捷，何尝不是战场上摧枯拉朽的隐喻？李贺更是以马喻志，在《马诗》中高歌：“此马非凡马，房星本是星。向前敲瘦骨，犹自带铜声。”这铮铮铁骨，正是大唐军魂与进取精神的化身。

击鞠戏春，代表了唐人娱乐竞技的激情与风雅。唐代马球运动风靡朝野。章怀太子墓《马球图》生动再现了这一幕：骑手或反身击球，或扬杆欲挥，马匹骨肉停匀，四蹄腾空，背景青山古树点明了这场户外竞技的欢快氛围。唐代史料中记录，唐玄宗李隆基曾率大唐的马球队力克吐蕃马球队，其“东西驱突，风回电激”的英姿流传千古。韩愈在《汴泗交流赠张仆射》诗中极尽描绘：“球惊杖奋合且离，红牛缨络黄金羁。侧身转臂著马腹，霹雳应手神珠驰。”马球场上，人马合一，激烈角逐，既是力量的比拼，也是技巧与智慧的较量。此外，狩猎、骑射乃至宫廷仕女的“驴鞠”，都是唐人的娱乐活动，展现了唐代社会充沛的生命力与开放包容的生活情趣。

三

纵观这些壁画与诗篇，马在唐代已远非普通畜力，它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。它代表着速度与力量，象征着忠诚与勇毅，寄托着抱负与豪情。唐人爱马、懂马、驭马，将自身的开拓气概、进取意识投射于这亲密的伙伴身上。从“昭陵六骏”的凛然雄姿，到敦煌壁画《张议潮统军出行图》中的仗仪威仪，再到无数唐诗中吟咏的骏马意象，一种昂扬向上、自强不息的精神贯穿始终。马背上的唐人，拓展了丝绸之路，沟通了东西文明，缔造了空前繁荣。这种精神，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，成为我们面对挑战时“骏马似风飙”的果敢，在征程中“不待扬鞭自奋蹄”的自觉。

当我们在博物馆中凝视这些千年前的壁画，那马匹矫健的线条、骑士飞扬的神采，依然能穿越时空，激荡人心。马的故事，是唐人的故事，也是中华民族不断奋进、生生不息的故事。它提醒着我们，在那段奔腾的岁月里，有一种精神，如神骏追风，永不止息。据《陕西历史博物馆》